

近些年来,我创作过以长江大保护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追寻》,出版过《果园里的小鸟》《江南草木小札》《万物有灵且美》等几部大自然题材的散文集,还为大象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我的国家公园丛书”。这些作品,皆属生态题材的文学,或者说是“生态文学”。

我常年生活在江南地区。湖南、湖北在古代都属于楚国。荆楚文化,乃至整个长江文化里,从来不乏生态文学的基因。读《楚辞》和屈原的诗歌,我们会看到,里面写到了多少香草植物和山林里的动物,呈现了一种何其烂漫、绚丽和茂盛的生态文学景象。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里,少见这种丰饶、绚烂的生态气象了。我想,这固然跟当代作家辨识草木鸟兽和绘声绘色的能力远不如《楚辞》时代有关,其实也跟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关。我们早已失去了那种“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的生态环境。

对于生态文学的体会和思考,我有几点“断想”,略述如下。

一是生态文学需要创作者有一种为天地立心、替万物代言的担当精神。我们都知道一部生态文学经典之作《寂静的春天》。为什么叫“寂静的春天”?其实就是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对上个世纪60年代,人类过度使用杀虫剂一类农药,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危害的一种预言和抗议。杀虫剂的使用,不仅杀死了田野上的昆虫,也使所有以昆虫为食的飞鸟丧失了生命,所以春天的田野里没了唧唧的虫声,也没了小鸟的歌唱,变得一片寂静。由此我也想到正在发生的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这不是比杀虫剂的使用更为严重的危害生态环境的行径吗?我们的作家,尤其是喜欢以海洋和各种海洋动物为主人公、以大自然为“母题”的儿童文学作家,难道不应该发声,去写出“海哭”的声音,去替千万种海洋生物发出哭泣和抗议的声音吗?

二是生态文学需要创作者秉持一种“大地伦理”和“野性原则”,而不是简单地以“人类道德”和“人性原则”来观察和描写自然万物。这一点,以我自己的一

生态文学断想

徐鲁

一个观察和体会为例。

我童年时在山东胶东半岛农村生活,那时候没有丝毫环保意识,大人和村童都喜欢捕鸟,用弹弓打,张开罗网捕捉,连鸟窝里的鸟蛋也不放过,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没有一只鸟能活着飞出村庄。这样一来,鸟雀少了,田野里和树上的昆虫如螳螂、蚂蚱什么的就多了起来。尤其是到了秋后,树叶落了,仔细观察,很多树上有不少肥胖的螳螂,小路边和田埂上也有很多蚂蚱,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准备产卵。产下了卵,来年就会有更多的螳螂和蚂蚱。现在,人人都懂得保护鸟雀了,每个城市和村庄里,鸟雀成群结队,说明大家都有了环境保护意识。不过,我也观察到,在我居住的武汉东湖边的树林里,草地上,还有一些荒地上,几乎看不见一只螳螂,一只蚂蚱了。至少有二十多年了,我每次散步时都会特意留心,在树上和田野里观察和寻找,希望能找到和看到螳螂和蚂蚱什么的,但是确实一只也没有看到过。我想,这只有一个原因,鸟雀太多了,就算偶尔有一只螳螂或蚂蚱出世了,也许还没等它长大,就成了鸟雀们的口中餐。我认为,我所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也属于生态文学范畴。该站在鸟雀的立场还是螳螂、蚂蚱的立场去描写呢?或是站在人类伦理的立场去描写?在这一点上,文学评论家韦苇教授在他的《动物文学概论》里有个观点,我很赞成。他说,写动物文学、大自然文学,应该尊重“丛林法则”,守住一种公允的“中间立场”。



吃的。不深入生活,想当然地去描写,就可能出科普错误。

再以我在长江边的天鹅洲湿地采风时获得的一个细节为例。那里有一个国家级的麋鹿自然保护区。有的小麋鹿,在芦苇丛或水塘里,会被一些植物藤子缠住小蹄子,还有的母麋鹿会把小麋鹿产在附近的田野里。我想,遇到这种情况,巡护员或当地老乡,应该赶紧上前施救,甚至抱养几天才对,但保护区的人告诉我,绝对不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尽量不要人为去干预,而应该让小麋鹿依靠自己的野性和求生本能解决问题。只要不是被渔网、铁丝之类的东西缠住了,小麋鹿一般都能自己挣脱。巡护员应该做的,就是远远地、耐心地守望着,有时可能要守上一整夜。往往几个小时,就会有母鹿跑来给小鹿喂奶。有一次,一头小鹿落单了,他们守了一夜,第二天蒙蒙亮时,发现小鹿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走近现场仔细一看,发现了母鹿的蹄印,说明小鹿被妈妈领走了,他们就放心了。

从怎样对待落单的小麋鹿的细节上看,如果仅凭作家的想象,或是简单地站在人类道德和伦理的立场去考虑,那显然也是违背了“丛林法则”和“野性原则”,因此也很难说是一种“生态文明”的行为。

在国家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文学大有可为。我们应该期待,会有一些像《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醒来的森林》《伐木者,醒来!》《遥远的房屋》等经典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

屠珍奶奶走了整整一年了……

近日,在一种近乎无所适从的烦乱情绪中,我在自己的斗室中特别辟出东南一隅,设立了一个所谓的“梅珍书架”,专门存放屠珍奶奶赠我的她和绍武爷爷各自独立译或联手译的种种西方文学作品,如阿瑟·米勒的《萨拉姆的女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普宁》和《微暗的火》、尤金·奥尼尔的《月照不幸人》和《庄严的大厦》、王尔德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尤奈斯库的《阿麦迪》、林·海勒—萨金特的《重返呼啸山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赫尔克里奇的丰功伟绩》、格雷厄姆·格林的《炸弹宴会》、达希尔·哈米特的《瘦子》以及尽人皆知的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奶奶曾说,“资深翻译家”桂冠的背后,是她和爷爷长时间地苦心孤诣、一贯的苦中作乐、一生的同甘共苦,故而其斗室也便被戏称为“三苦斋”。可以说,翻译就是她的生活,翻译就是她的生趣,翻译就是她的生命。每次于书房依偎在她的身旁,奶奶总要从边上的书橱中抽出一本我痴迷的、她和爷爷合译的侦探小说,或译文,或原文,或朗朗读上两段法文英文,或喃喃说上几处译笔趣事,并每每加上一句“此中甘苦我自知”的慨叹,甚至有几处竟为之潸然……

怎奈斯人已逝 唯有译著传世

——忆翻译大家屠珍奶奶

郝蕴慈



当此之时,她总要吟诵一段白居易的“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千药万方治不得,唯应闭目学头陀”,来以眼疾掩饰自己的“哀人易感伤”。是啊,奶奶当时已身患癌症,并说自己与爷爷有如同气连枝、实乃同病相怜(爷爷也是因癌症去世)。这里,她曾给我透露过一则秘事:1942年,隐居香港的梅兰芳察觉日本人盯上了自己,便欲逃离香港,他先是将五子梅保珍送往贵阳清华中学读书,但路上被日本人查出是梅兰芳之子,便说要给孩子改名,好友冯光光建议用小名“小五”的谐音“绍武”,梅兰芳当即同意,以后爷爷自己也觉得“绍武”比“保珍”来得铿锵,于是就沿用终生。说到这里,奶奶神秘而郑重地提示:别急,重点在下面,平时,只要在家中,她往往故意称爷爷为“葆珍”,并提醒爷爷别忘了其一生的终极使命——“守护屠珍”,还说这是天意。确实如此,奶奶和爷爷的婚姻是人间少有的天作之合。

其实,奶奶和爷爷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相识相恋于燕园。首先,奶奶前脚进燕大,爷爷后脚就出燕大,奶奶旋即又入北大。常人以奶奶和爷爷为燕京大学公认才子佳人而推演猜测之传言几近不经。实际上,奶奶和爷爷初结情缘是在津门。通行的史料讲,奶奶的籍贯为北京,其实,奶奶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用著名散文家谢冰心先生的话说,她是地道地道的“天津卫姑娘”,而爷爷毕业后也是先在天津参加的工作。当年,燕京大学在天津举办了一次校友聚会,正好奶奶和爷爷都去参加,这才演绎出一段花前月下“天仙配”。

有情人,天不负。1954年,奶奶和爷爷终成秦晋之好。当时,梅家所住的北京西城区护国寺甲1号甚是逼仄,加之老么葆玖也已长大成人,于是梅兰芳先生又在偏院加盖了四间东房,一间给老九住,剩下三间则是屠珍奶奶和绍武爷爷小两口的新房。屠珍奶奶嫁入梅家,公公植赫的光环和梅家非同寻常的家境并未叫奶奶感到多么震撼,反倒是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小秘密让她大为震惊,深受触动:1955年清明时节,文化部举办“梅兰芳舞台生涯五十年”纪念活动,激动得一夜无眠的奶奶寅时即起,乘月色信步踱至中庭,庭下似积水空明,忽睹倒影一抹,多姿婀娜,有似惊鸿照影,原来是公公在独自练功。真可谓,何处无梨园名角?何角无十年苦功?由是,奶奶幡然顿悟:自非鸟鸣,不能开窍;自非至精,不能入境。这就是梅兰芳先生对儿媳一生的无言开示。

这也是为何奶奶将一幅敬惜轴轴置于书房并朝夕揣摩的缘故。轴上文字云:“步履荆棘斗牛,迎来旭日照神州。生平不做春风梦,愿吹军号到金秋。”此轴为革命老人齐心繁体字手书并惠赠奶奶,整整字布白匀整,字距疏朗,每个字结体修长,瘦劲而婉,完美体现出欧楷的法方笔圆、骨秀神清,气象凛然一派神韵跃然纸上。至其内容,一言以蔽之,可谓“牵牛花赞”。我们知道,牵牛花雅称“朝颜花”,俗名“勤娘子”,一年春夏秋冬三季,素有“名在星河上,花开晓露间”之誉的牵牛花,甫及平旦,即次第开放,柔蔓青葱,缭绕修篁,染翠成霞。早年,梅兰芳先生为克服自己的怠惰,满院栽植了牵牛花,并每日与花打赌,看谁次日起得更早,且每每是梅先生力压牵牛。此事后来惊动了京城另一位名人,那便是白石老人。据《齐白石回忆录》:“民国九年(1920年),我五十八岁。那时他(梅兰芳)住在前门外北芦草园,他书斋名‘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家里种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百来种样式,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真是前所未见,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

此种种,哀思如潮,痛彻心扉,奶奶生前给我的教诲总是这样不着痕迹、润物无声。己亥暮秋,赴异国之际,奶奶还叮嘱我集中搜集梅兰芳昆曲艺术的相关资料,并尽早拟一个写作大纲待她回国。壬寅孟秋,和奶奶视频通话,她嘴唇哆嗦着再四叨念:“神州日远,乡心迢迢……”然而,世事不更的我对此竟未措意。如今,自己只能在凄恻不堪、追悔不已中一遍遍回忆和奶奶在一起的种种过往了……

满庭芳

第五一九〇期

都市里的鸟语花香(十一)

芒果

王国华

金黄,金黄。有些芒果一直到成熟都是青色,而我见过的芒果还是黄色居多。在南方的都市里,站在路边的芒果树和最常见的榕树,平时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差别。六月来临,果实逐渐发黄,芒果树变亮了。再浓密的叶子都掩不住芒果的圆润。

再往后,芒果开始离开树。走着走着,身后忽然掉下一个芒果,吓一跳。这种事情极少发生。芒果都是半夜悄悄跳下来的。深圳的夜晚生活太忙,凌晨一两点,路上还有很多人。有人坐在芒果树下吃烤蚝,喝冰啤酒。两个年轻人在树下的阴影里相拥。这时候芒果不好意思跳下来,天黑看不清,万一砸着人就不合适了。水果有灵性。它们一辈子只养人,不能伤人。它们要选好一个时间,正好是四下无人,也没老鼠跑过,蛇钻进了绿化带。

它们掉在红色的人行道上。红砖特别硬。闷闷的一声“砰”,摔个粉碎。它后边那个芒果也选好了位置。“砰”“砰”,一个接一个,仿佛跳水运动员。多少个年来,它们一直是这样的。摔在地上,就

是要“粉身碎骨”,把果核摔出来,钻进土里,长成另一棵芒果树。或者动物们大吃其果实的时候,顺便把种子带走。绝大多数被带到了死路上,偶尔某一颗种子被带到肥沃之地,就又是一条出路。一个又一个偶然成了代代繁衍的必然。

城市里的地砖太硬,泥土已被彻底隔绝。它们知道跳下来意义不大,但它们义无反顾,万一有一颗种子被雨水冲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呢。

第二天清早,晨练的人看见一摊接一摊的金黄色痕迹。他们轻巧地一个个绕开,小心翼翼不要踩到它们。水果的汁液沾到衣服上,鞋子上,都不会轻易洗掉。水果简直可以做染料。也有的人怕咯了脚。他们不是担心踩碎果核。若有兴致,你一个个地去数树上的芒果,然后跟掉在地上的,进行数据核对。你会发现对不上的,还有一部分分去了哪里?

天上,可不是天空。一览无余的天空,飘着的那几样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白云,鸟,飞机。台风时还有塑料袋。但你看不到芒果在飞。芒果去了它该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天”。

那一个个带着灵气的芒果,和市场上卖的芒果没什么区别。它们长出来的那一天就因地不同而走到了两股道上。一部分用来吃,一部分用来仰视。

路上走着的人,会用手机去拍那些越来越漂亮的芒果,他们绝不去摘,个个都很文雅的样子。文雅嘛,就是面对一些本该大惊小怪的事情不再大惊小怪。



沾上丛话

秋风萧瑟,寒意渐深,百花凋零,唯独菊花傲霜怒放,千朵万朵,姿态各异,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各色菊花袅娜娉婷,生机盎然,凌寒不凋,素有“珠蕊丹心耐寒侵,玉骨冰肌傲霜立”的品格,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对菊花更是情有独钟。他们爱菊、咏菊,借菊花抒发内心的情感,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并流传久远。

“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菊花又名黄华,延年、九华、更生、帝女花,系菊科多年生草本,叶呈卵圆形至披针形,边缘具粗大锯齿或深裂。在我国,菊花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之于《周官》《坤经》。在秦朝的都城咸阳,曾出现过菊花展销的盛大市场,可见当时栽培菊花之盛。菊花花色品种繁多,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韵味,红的热烈,黄的艳丽,白的素雅,绿的活泼,紫的娴静。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载,菊有270种,分为黄、白、红、紫色、异品等多种。如今菊花品种已发展到3000多个,堪称古今中外花坛奇观。

古人谓菊有君子之节,最早携菊花入诗的是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他在《离骚》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菊表其洁身自好、不同流俗的品格。晋代诗人陶渊明,因爱菊而闻名天下,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的神韵写得淋漓尽致。秋从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唐朝诗人元稹的《菊花》抒写了诗人的爱菊之情,盛赞菊花的坚贞品格。古人咏菊诗还有很多,如刘禹锡的《和令狐相公玩白菊》、郑思肖的《寒菊》、白居易的《咏菊》、朱淑真的《菊花》等。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有12首菊花诗: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

簪菊、菊影、菊梦、残菊。大观园初建海棠诗社,即举办了歌咏菊花的诗歌大赛,林黛玉的《咏菊》诗在这次竞赛活动中一举夺魁。她写道:“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吟。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可谓花美、人美、景美、情美,不仅情景交融,而且诗中有画,以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的谏语,抒发了个人情怀,也预示了人物的生命命运。

画菊是中国文人画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从五代黄筌的《寒菊图》,明代唐寅的《菊花图》,清代八大山人朱耷的《瓶菊图》、郑板桥的《墨菊图》,近现代齐白石的《菊花图》等历代名画中,都能看到菊花的风貌。国画大师吴昌硕喜欢画菊,他的《菊花图》画,大石下盛开的各色菊花巧妙布色,配以浓淡相宜的墨线勾勒,绽开了满园的生机。花枝穿插自然,花叶浓密有致,色彩对比强烈,冷峻、疏朗,野逸之气饱满,有大朴大雅之趣。另题诗曰:“陶令篱边,花大如斗。树冠金黄,延年益寿。”

菊花不仅五彩缤纷,艳丽多姿,可供观赏,布置园林,美化环境,而且药食兼优,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赞菊花为群芳中的上品:“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俾,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中医方有“桑菊饮”“杞菊地黄丸”“甘菊汤”等,都配有菊花。

菊的饮食文化也十分丰富,是舌尖上的佳品,人们常用菊花来酿酒、泡茶、烹制美食。菊花美食当中,菊花糕、菊花羹、菊花粥、菊花炒、菊花火锅等,以不同口味滋润着人们的生活。“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在秋菊飘香的日子,赏菊的同时不妨食一口菊,菊花的芳香会让人陶醉不已。

缘何花中偏爱菊

钟芳



风云际会在张园

罗文华



近日,2023年中国文化馆年会圆满闭幕,天津张园纪念馆被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确定为“沉浸式城市故事会”国家级试点,成为首批20个国家级试点之一。此前,2021年3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了天津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包括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亦即历史名园“张园”。

张园,又称“露香园”,是清代湖北提督兼驻武昌新建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于1915年在日租界投资兴建的大型私家园林,主要建筑为一栋西洋古典风格的三层楼“平远楼”。因这座园林场开阔、环境优美,曾开设餐馆、露天电影及戏曲、曲艺、杂耍表演等项目,在民国初期颇称鼎盛,与大罗天、楼外楼、陶园、河北公园、颐园、神仙世界等成为当时津城知名的娱乐场所。据1932年出版的陈涌洛所著《今雨谈屑》回顾:“天津之有夜花园,以新旅社之屋顶花园为滥觞,而张园、陶园、大罗天、神仙世界接踵而起……”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社稷经纶,风云际会,同年12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由上海绕道日本抵达天津,下榻于张园。为了达到和平、统一、救国之目的,孙中山在津的27天中,日夜操劳,发布公文,接见代表百余次,进一步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最后一张正式照片,也是在张园拍摄的。照片中的孙中山一手拄杖,一手扶帽,立于汽车前。虽受病痛折磨,但面容坚毅,让人肃然起敬。

禁城迫令末代皇帝溥仪离宫。1925年2月,溥仪在天津日本总领事馆人员和便衣特务的护送下,从北京逃到天津,在日租界大和旅馆暂时住下,随后入住张园。张园主人张彪以君臣之礼迎接溥仪,为他定制了英国惠罗公司的欧式家具等装潢室内,生活上尽显奢华。溥仪在张园挂出“清宫驻津办事处”的招牌,郑孝胥、罗振玉、贝勒涛等遗老遗少均来问安和陪侍。1926年6月,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就任加拿大总督的威灵顿伯爵曾到张园拜访溥仪。在他们的合影中还有“皇后”婉容、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背景可见张园的主楼、凉亭等建筑。照片上的钢印“YAMAMOTO TIENTSIN”,表明出自在天津开设照相馆的日本著名摄影师山本赞七郎。这幅照片曾经刊登于1926年10月30日《北洋画报》头版。

1927年张彪去世后,1929年7月溥仪迁出张园,移至与张园同在日租界官岛街(今鞍山道),仅有百步之遥的乾园居住。溥仪将乾园改名为“静园”,取静观待变、静待时机之意,希图东山再起。1931年11月,在日本当局的策动下,溥仪离

开静园,潜渡渤海,逃至旅顺,开始了他的伪满傀儡生涯。1929年溥仪迁出张园后,1930年张园曾经一度恢复为游乐场,《大公报》等媒体刊有相关娱乐报道和广告。后来通过川岛芳子撮合,张园被售予日本华北驻屯军。1935年日本人将张园主楼拆除,重新建造了一座带有塔楼的二层楼,作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邸。抗战胜利后,张园被国民党军队征用,成为其军级招待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迁入张园,6月15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迁入张园,与中共天津市委联合办公。8月11日,中共天津市委在张园正式对外公开并挂牌。在军管会和市委的领导下,天津的城市功能和人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也为此后接管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提供了有益经验。天翻地覆,风云际会,张园再次见证了一段重要的历史转折期。1953年中共天津市委迁出张园,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到此办公,直至20世纪90年代,长达四十余年。1987年7月,笔者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日报社工作,报到地点即在张园办公楼。《天津日

报》迁出张园后,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曾在此开馆,天津京剧团曾在此办公。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张园的塔楼被震毁,后来予以恢复,依然是津城最漂亮的塔楼之一。1982年,张园作为孙中山北上在津期间居住遗址,被天津市人民政府重新公布为第一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张园成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张园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的名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坐落在和平区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的张园,占地面积两千余平方米。二层主楼为砖木混合结构附地下室。此楼靠近张园大门的转角处凸出,设有高耸的塔楼,强调竖向构图。墙身为清水红砖,外檐墙裙和门窗套为水泥石饰面,辅以多层水平线脚,加上红瓦坡顶、拱券窗等元素,整体呈现为意大利古典复兴造型。主立面正门外有三面拱券支撑的大平台,前接坡道可供汽车行驶。大厅迎面有跑两木质楼梯,与二层挑出的走廊相连。楼梯休息平台旁有花饰图案的高大采光窗,顶部花

饰、齿饰等多层线脚,层次丰富。吊灯、壁灯形态多样,工艺考究,尽显内部富丽堂皇。

2010年,张园曾举办“孙中山与张园”“溥仪·张园岁月”“张园主人张彪”等系列展览,结合洋楼实景,图文并茂地讲述孙中山、溥仪等人在此留下的历史痕迹。2017年至2018年,张园提升改造工作完成并对外开放,推出“张园往事”“张园新老照片展”“天津老照片展”“孙中山在天津”“孙中山在津期间办公室复原展示”等,形象地叙说着这座百年名园曾经的风云际会和历史变迁。主楼常设有展览“奠基岁月——天津市军管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在张园”,再现了张园作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个公开办公场所圆满完成的光荣历史使命,承载着解放初期津沽大地的红色记忆。如今,张园已成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学党史、赏音乐、听相声、观戏剧、游览文化集市、沉浸式城市故事的好去处,百年历史名园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小楼春秋》解说词:

张彪之孙张以新:我们家原来的房子地皮是长方形的,张园这块地皮是块空地,12078平方米,(大约)相当于20亩地。当时,我爷爷在南方,在两湖、两江搞军事工程,很有经验,自己设计的亭子,这个亭子底下放上水,水管子上去之后,二龙戏珠。这亭子在东面上,水从四周围流下来,在里头来凉像瀑布一样,往下看是金鱼池、荷花。(节选)



扫一扫,观看本期节目视频。